百家摘奇卷四

廬陵劉孟雷靜之甫編
洛陽後學徐守譙校輯

求師

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楊子

哌哌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楊寡見

摶土為樽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於鈞陶也削木為弓而漆之與彤袞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於檃栝也人之欲成而無師亦是之類矣 槐野

師消即善聽然琴竽竝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塗徑多岐不審其適 槐野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

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得不師於馬與蟻 韓非子說林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勝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也 昌黎

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楊學行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周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

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列子湯問

養氣

紀渻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莊達生

全神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莊 達生

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莊庚桑楚

習染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士亦有染　墨子

我人生乎我長乎我而我言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　呂氏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莊天運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莊外物

制欲

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納魚於温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燋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劉子名晝字孔昭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慱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論文

語有之豐玉荒穀明其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為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之乃其叙述墳典犧易麟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託而逃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舞而龍威仗人之秘文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歸於

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界會而始有言傳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內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即人人殊要之未有通於德與功者也 鳳洲

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韓子

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鬬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欝紆而切恒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羇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者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風而其歌之也可以貢俗也歟

荊川東川詩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

摟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而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遊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站鳶挂猱之阻然其情意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

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
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神而發其辨博

荊川前後入蜀稿序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剽
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
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
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

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柳柳州

獨不觀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

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面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

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老泉仲兄文甫說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經學

故車人不量車覆人不視足通其意也莊生

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視舞劍知草書夫解牛
於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
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
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
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何心迹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亦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莊子外物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

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户不可勝入矣　楊子吾子

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用人

夫求金於沙歛而揚之又從而汰之以為精
矣及烘爐將熾飛籥煽之火烈金鎔融液瀅
徹而飛者鉛錫沉者尾礫則又不能不致咎
於歛而揚之者之不精然則選才者能保其
不為鉛錫與尾礫乎是不可以不慎也

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
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
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
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

六合而為釣懸西伯而為餌筵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沉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溟而負鼇者漁人之事也斯蓋眇少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為哉　駱賓王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廊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　王褒

遊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

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為國而況於俗主乎哉　呂氏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朱矣以衆智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人君之大寶也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夫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 俱呂氏

猿獮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

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齊策

不見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夕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夫佽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剸犀兕急欲悉其材也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然使罕物之柄優賢者以虛禮而不竟其才賢者苟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治徵也人主之所注嚮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者之秘而

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此治徵也 鳳洲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覆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秉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亦安動而亦固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故

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伯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　新語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毀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韓嬰

夫玉之所貴者以其為珪為璋可薦之郊廟也故追之琢之礱之錯之若雕刻禽虫之飾

以共翫好之資則何貴於玉合抱之材以充棟樑之具若使輪囷屈曲反不如拱把之適於用何者物不貴異貴適也 遯志

養才

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聚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材者也雖駑劣下材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何

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耳馬之材質得於天
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馬耳
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
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也 方深慮十
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
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别之一日馬之致千里
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乘者御非能假
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别其高下而不失其
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

患無材天下亦安所患哉 方

岫蘊玉而虹驚浦含珠而星落 王勃

雷霆奮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王褒四子講德論

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 老泉

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國策

求士

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呂氏

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人以贋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亦有鼎也用才者愼毋使士自愛其鼎也哉 祖呂氏

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鄒陽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

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駬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國策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

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國策

禮士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韓嬰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晏子被玄端立于門

曰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春秋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聞曰吾聞上君

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

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所欲矣 國策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使斶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

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户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國策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則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春秋

知人

天下之事其受欺者必其所不識也鬻昆山之石於市而見者不酬乃舉而擲之以為不美之玉奏亡國之音於廷而過者不聽乃舉而以為未盡善之韶嗟夫古今豈有不美之玉未盡善之韶哉抑不思前日之所見者石所聞者亡國之音也不尤其己之不識而責其物之非是其異亦甚矣　東萊

子高子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之二計臣爲張叔謀有餘范咸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

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曰駑驥同轅伯
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
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
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孔叢子

昔九方皐之相馬天下不雙也以其術傳於
子又以其術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
之於天下經年而不得旣而得之乃駑馬也
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巨蟇遽歸謂其
祖曰得一馬畧與相法同四其足而雙其目

但蹄不如累趨耳九方皋徃視之大笑曰此驀也爾則誤耳嗚呼驥失而駑駑失而驀學之愈差一至於此乎 誠齋

秦穆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徃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於此乎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
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
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
乃有貴於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列子
說符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環而達有堅而漫
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莊

列禦寇

任人

釋騄駬之乘不可以詣千里奪專諸之劍不可以刼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遠也無據故也槐野

今有人使之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于樵

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于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恠也 潁濱

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箠之馬不能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

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而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韓非子外儲右

器使

夫驊騮騄駬一日而至千里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淮南子

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

則熬而不可熱盖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 鳳洲

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 淮南子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莊𣳚水

資格

夫世稱造父為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惟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式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材遂千里至也盖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徤御者之法也授閒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　槐野

汰沉

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 東坡

論禮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生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 韓非子解老

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盡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

而已也東坡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

荀禮論

論樂

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

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斯須離禮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君子不可斯須離樂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鍾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列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 史記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鈜

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 老泉

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治之容鄭衛之音

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 荀樂論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管笙簫之聲則思聚畜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　史記

任將

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賁育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賁育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

功也 何景明任將

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夫舉瓢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舉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 任將

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

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

老泉御將

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

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祿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士者特有所待耳故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　東坡縣

武二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因請景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人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吾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冶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晏子

制敵

南方有猩猩焉其力能食群猴群猴畏其威往往相率跪伏以待噉彼猩猩因擇肥瘠輒

置瓦礫其顛以為識其猴被識因移已識於他規免敢夫受閫外重寄為國家封疆之臣力能則當效其官不能則當死其職此臣子之大義也而乃至若猴焉豈不辱國家而敗乃事哉　胡松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　呂氏

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 東坡

御兵

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

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
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
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
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
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
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
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
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

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三俱老泉

論兵

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

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慝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陣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擪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淮南子

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危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廷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

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糧珠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盡天下之財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 管子

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斵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閒

隙大閱簡重教修成器為國備預也 劉子

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橛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覆輪之悔喜速瘵之樂者蹈蠭毒之戒 文中子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吳子

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壘舍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

立其國必敗 吳子

譬猶屠殺牛羊刲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猶為耳目之觀乎 東坡

昔者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

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持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持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老泉

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老泉心術

虎方捕鹿羆處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老泉項籍
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
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黮然其色勃然若不可
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
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
者也氣之乘則奪其性不忘其故故古之善
用兵者用其黮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
善者沮其黮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
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東坡倡勇敢

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財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 東坡策斷中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

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無脊之厚則烽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將能乎國策奢對田單

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

其氣在御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校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園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

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
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 頴濱臣事五
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以桀詐桀猶
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
撓沸 荀議兵
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
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
害也非爭奪也 荀議兵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如鉅鐵

鈍憯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荀議兵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楊子問道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國

刑法

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茍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 方正俗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持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錬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路温舒

夫操如束薪士不折焉急如絞繩士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 大復嚴治

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箠撻詬罵為怒自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不知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也而其畏且恐與箠

撻何擇扑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方

治要

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